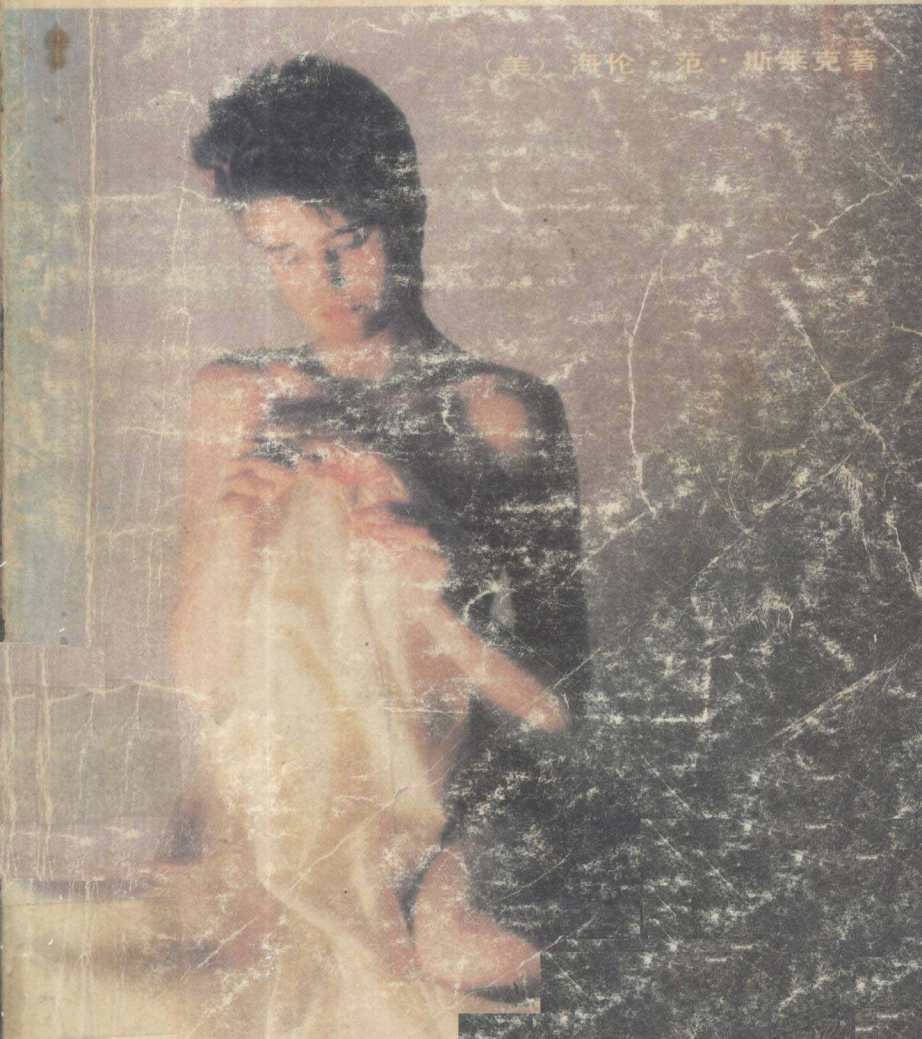


# 爱情与怨恨

AIQING YU YUANHEN

(美) 海伦·范·斯莱克 著



# 爱情与怨恨

(美) 海伦·范·斯莱克著

刘治廷 冼吉昌译

海南人民出版社

## 爱情与怨恨

〈美〉海伦·范·斯莱克著

•

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东湛江人民印刷总厂印刷

32/2071毫米 32开 12印张 1插页 269千字

1988年8月第1次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7-80541-260-X/I·46

定价: 3.20元

## 内 容 介 绍

《爱情与怨恨》是美国女作家范·斯莱克的主要作品，发行后十分畅销，被改编为电影，在西方各国上映，影响很大。本书主题严肃，围绕几代人的婚姻危机乃至解体，真实地展现了从三十年代“大萧条”到七十年代这段历史时期里，美国人在伦理道德观念上的冲突和演变，可谓美国社会、家庭生活的缩影。在描写心理活动方面，细腻地剖析了每个人物心灵深处爱与恨共存并相交织的复杂情感；在刻画人物性格方面，略带尖刻的评论和巧妙的对白尤其独具匠心。

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林赛从小生活在大资产阶级家庭。其父霍华德公然对妻子波林鼓吹他的“双重婚姻观念”，即男人们只要不危及家庭和婚姻的幸福，去寻花问柳乃是天经地义的事。波林一心维护着家庭的稳定，直到忍无可忍才与其离婚。霍华德的母亲甘迪曾有过与波林相同的遭遇，便毅然从经济上支持了波林，并离开了儿子去与她一起生活，度过了晚年。

霍华德在儿子詹姆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之后，骗取了其未婚妻阿黛尔的信任，乃至结婚。但老夫少妻的婚姻终是悲剧，最后霍华德饮恨而死。

林赛和杰弗里结婚了。后来发现杰弗里与英国女郎勾搭，但她原谅了丈夫。此后，由于独生女的猝死，致使双方失去了维系感情的纽带，终于导致离婚。

杰弗里很快与丧偶的继岳母阿黛尔结合了，然而是不幸福的。林赛看到前辈人的爱情遭遇和冷酷的现实猛省过来，嫁给了出身卑微的汽车司机雷吉。她抵御了来自杰弗里要求复婚的诱惑，冲破了世俗的门第观念，不断地加深和巩固着与雷吉的爱情……。

## 第一章

“那个女人今天来过电话。”

十岁的林赛在起居室门前站住了，根据她母亲说话的口气，她知道她此刻不该进去。起居室里一时沉默无声，只听见冰块在鸡尾酒壶里搅动得格格作响。爸爸常在饭前喝点酒。尽管这是一九三〇年，还存在所谓禁酒的问题，但是霍华德·思雷舍并无意戒酒，无论是马丁尼酒，正餐红酒，还是文明生活的其它一切享受，他都不想放过。他生来就是个男子汉，喜欢公开向人们宣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男子汉。

林赛为自己偷听别人说话而感到内疚，但是她抵御不住好奇心的诱惑，所以还是悄悄地呆在门外，偷听父亲的回答。

“什么女人呀，亲爱的？”

波林·思雷舍鄙夷不屑地说：“看在上帝面上，别装胡涂了。你同这个女人的关系，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。”她稍稍提高声调说：“当然是你现在的位置打来的电话啰。”

“我明白了。对不起，亲爱的。我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种事情。她知道，还有别的办法，比打电话到这里来好。”

里面传来了笑声，当然不是愉快的笑声。听见这种笑

声，站在黑暗过道里的林赛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噤。

“你真是不可思议。”斥责取代了笑声，“这些可怜的笨蛋女人，真的相信你会和我离婚，而我却不答应。老天爷呀！她们被你的谎言所蒙骗，你明知你自己无意改变现在的方式，同时又装作自己是个不幸的、不被妻子所理解的丈夫，多能迷人呀！”

霍华德显得很镇静：“为什么我要改变呢，波林？这样的生活方式正是我所喜爱的。我有个讨人喜欢的妻子，又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，一个美满的家庭。至于其他人，那是我个人生活中的另一个方面的问题，她们同你、同林赛和詹姆斯没有任何关系，跟我对你们的爱毫无关系。你知道，亲爱的，我深深地爱着你和孩子们。世界上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换取我的家庭。”

尽管隔得很远，林赛还是听见了母亲的叹息声。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，霍华德？为什么你身边总有另一个女人呢？”没等他回答，她又说下去了，“为什么我总是逆来顺受呢？都已经二十年了，如果外人知道了，我的脸皮往哪里搁？我比你还感到羞耻！”从语调来判断，与其说波林是在生气，还不如说她是感到委屈。“而你自以为耻，反以为荣。上帝呀，真不明白我为什么还和你在一起。”

林赛可以想象出来，此刻她那身材修长、相貌堂堂的父亲是怎样笑容满面的。他的笑很特别，很有感染力，使得人人都喜欢他。现在他正在哄劝妈妈平息怒气呢！

“亲爱的，你当然明白呀。这个女人在我心目中一文不值。她们中无论谁对我来说都一文不值。跟她们玩一玩，这不过是男子汉的一种消遣方式而已，就象玩桥牌和打马球一样。过去我父亲干过这种事情，别人的父亲也干过这种事

情，这种娱乐有益无害，只会使我们成为更加尽职的丈夫，对我们这个阶级的女人更有感激之情。”

“你伤害了我。你损害了我的名誉，伤了我的自尊心。”

“你胡说八道什么呀？你有漂亮的公寓，你有昂贵的衣服和值钱的珠宝，你可以到欧州去旅行，你生活有保障，在社会上有地位，还有为你感到自豪的丈夫，一个女人家还能再要求什么呢？”

“忠诚，也许。”

“忠诚，我想你用错了字眼。亲爱的，你要的不是忠诚，而是中产阶级的一夫一妻的观念。”

林赛听见她母亲在呜咽，仿佛看见了她眼中强忍下去的泪珠。“如果你知道我和别的男人鬼混，尽管他对我一文不值，你会怎么想呢？”

冰块又格格地响起来了，接着又听见霍华德大声说：“最亲爱的，你现在的表现真有点荒唐。你是女人，和男人没有什么可比的嘛。这个问题，我们的争论已经不下一百次了。这些年来，我把一切都给了你。为什么因为这个愚蠢的电话又开始唇枪舌战呢？我告诉过你，她们对你不存在任何威胁，亲爱的，所以我不想躲躲闪闪来侮辱你。我尊敬你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我的孩子们的母亲。”

室内出现了一阵长时间的沉默。过了很久波林才说：“再说下去也没意思了。我知道这些女人已经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，只是因为我太爱你了，因此甚至丧失了做人的骨气，接受了这个现实。但我不能允许她们中的任何人再和我接触，无论是她们本人来还是电话来都绝不允许。”

林赛又等了一会儿，里面谈话声已停止了。当她进入起居室时，只见父母坐在他们通常坐的椅子上，呷着鸡尾酒。

要不是她无意中听到了他们的争吵，她还以为这个夜晚和往常一样呢。但这不是寻常的夜晚，爸爸、妈妈正因为某种自己不该知道的事情而互相生气。当然，她不能向他们问个明白，哥哥詹姆斯下星期就要从哈佛大学回家来过圣诞节了，到时再一一向他报告。他十八岁了，已经长大成人，他会向自己解释的。哥哥是她最亲密的朋友，比最好的朋友阿黛尔·弗兰普顿还要亲密。在林赛的心目中，詹姆斯甚至比祖母还特殊。小时候，林赛把“祖母”叫做“甘迪”，<sup>②</sup>从此，“甘迪”就成了祖母的名字，甘迪是智慧和安慰的源泉。但这个小姑娘觉得，父母之间令人莫名其妙的争吵，只能向詹姆斯一个人讲。

在过去几分钟内，仿佛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，林赛棕色的大眼睛环视宽敞的起居室。这是个非常好的房子，天花板离地面十二英尺高，房子的尽头有一扇窗户，可以看到中央公园的美丽景色。大沙发和高背椅扶手都是紫红色的。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，壁炉上方悬挂着祖父莫尔特梅·思雷舍的一幅油画。祖父一九一八年死于流感，过了两年林赛才出生。祖父死后，甘迪便搬来和她的独子、儿媳和六岁的孙子詹姆斯一起生活。林赛一出生，祖母就在这里了。她是一个热情、忠诚、富有幽默感的女人，她的儿子却没有这些品质。在她同丈夫莫尔特梅共同生活的岁月里，萨拉·恩雷舍积累了不少宝贝。现在这些宝贝锁在壁炉边那几个立柜里了。此外，起居室墙上挂着几幅名画、餐室里的乔治时代的银茶具，整套公寓铺的优雅的东方地毯也是她的。“将来，亲爱的林赛，”甘迪曾经说过，“这些东西都是你和詹姆斯

---

注：英语中祖母一词，小孩发音不准，说成“甘迪”。

的。宝贝，这些东西是稀世之宝。它们是艺术品，象征着你的老‘甘迪’的爱。将来我死了，如果知道你们喜欢它们，珍惜它们，而且能够领会到其中的美，我在九泉之下也会非常高兴的。”

林赛不能完全听懂这些话，但听到祖母说起死，就觉得那声音预兆不祥，令人可怕。“你不要死，甘迪，永远都不要死。”

萨拉笑了，紧紧地搂着林赛。“好啦，我答应你，过很久才死。我还不到六十岁呢。”接着，她严肃地说，“我想看到你长大，你会长成一个漂亮的姑娘的，而且是聪明的姑娘，比我聪明，也许比你母亲还聪明。”萨拉一时陷入沉思之中，过了好一会才说，“对男人不要太傻了，小林赛。他们象孩子一样，对他们，做妻子的要给以爱，但同时也要坚强。”

小林赛凝视着她，并不理解她这番话的含义。

萨拉微笑着说：“我胡说些什么呀？看你急得傻乎乎的。好吧，我永远不离开你。我象一枚闪光的硬币。亲爱的，今后无论什么时候，什么地方，你只要看见闪光的硬币，就把它拿起来并对它说：甘迪就在这里！请你记住这一点，好吗？”

林赛严肃地点点头，“好的，甘迪。”

“好，”萨拉在口袋里摸了摸，“啊，天呀！这里就有一枚闪光的硬币！过来，你拿着。这是第一枚，以后还会有很多的。把它藏起来吧，会有好运气的，我的心肝。”

林赛默默地坐着，听着父母在轻声说话，仿佛他们刚才没有说过什么怨恨话似的。她想起了祖母那些莫名其妙的话。人们爱我，她皱起眉头出神地想着，直到甘迪也说着话

走过来凑热闹了，才清醒过来。

“喂，今晚这位年轻的小姐一定在考虑什么严肃的事情吧？”

三个大人好奇地打量着她。

“出了什么事啦，猫儿？今天学校里出了什么差错啦？”

“没有，爸爸。一切都很好。”

“肯定不是这么回事。你看上去好象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似的。”

波林顺着丈夫的思路问道：“你和阿黛尔吵架了？”

“没有，妈妈。我们没吵架。”

波林和霍华德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多年来的共同生活使他们的思路变得很相似。林赛把重音放在“我们”上，看来是有意的，莫非她听到了刚才那不堪入耳的争吵？

“嗯，”霍华德说，“一定有什么事使你不高兴。你不觉得告诉我们会更好吗？”

林赛被问住了，一时左右为难，只好把脑海里出现的第一个问题说出来：“请给我理个‘情人发’好吗？”

“什么发？”波林睁大眼睛盯着她，“情人发？什么叫情人发呀？”

“学校里许多女孩子都理了这种发型，头发理得又短又直，前面有刘海，只是——嗯，刘海中间有道弯，象个心脏，尖尖在前额正中”。

“天呀，”霍华德突然激忿地说，“多可怕的想法！”

波林态度却温柔些：“林赛，亲爱的，我不相信你真想剪掉你的漂亮的头发。为什么要剪呢？你的头发几乎齐腰了，而且同金丝一般。”

林赛并不想把头发剪成那种傻里傻气的样子。她不知道自己怎么突然起了这样一个怪念头，见到他们那么恐慌，她反而更固执了：“你们从来不让我干别人干过的事情！你们把我当作刚出生的婴儿。”

“林赛！”爸爸一本正经地说，“我们不想再听你说这种胡话。情人发，那是愚蠢庸俗的流行发型！你自己的表现就象个刚出生的婴儿！等你长大了，我和你母亲会高高兴兴地让你自己做主的，在这以前，我建议你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我们这个家不能容忍无礼的孩子。”

林赛两眼瞪着地毯，一声不吭。

“对她不要过分了，霍华德。”甘迪说，“孩子有合群的天性。林赛想干别的女孩子干的事情，这并没有什么可怕。不是我愿意她剪头发，而是我相信她很快就会感到厌倦的。”甘迪与其说是给儿子帮腔，倒不如说是护着孙女。

“妈妈，我希望你不要干预。”霍华德坚决地说，“我没有必要向林赛解释为什么不同意她的要求。回答非常简单，就是不准。”

孩子看上去非常可怜，波林对她充满了同情，当然，霍德华的意见是对的，但他一点也不考虑别人的感情，他的话就是法律，容不得半点异议，霍德华太固执、太专断，甚至可以说是太残忍，波林看了看林赛那副愁眉苦脸的样子，一下子明白了。她深信今天的事情同愚蠢的发型毫无关系。波林想，她一定偷听了我和霍德华刚才那场争吵。很明显，她能听懂的那些话已经足以使她六神无主了。波林看出来，女儿满脸是深感不幸的神色。三年前，她在儿子脸上就曾经看到过与此极为相似的神色。

一股近乎憎恨的感情涌上心头，她愤怒地瞪了霍德华一

眼，后者此刻正轻松地喝着第二杯鸡尾酒。愿上天惩罚他，惩罚他那么寡廉鲜耻。

该不该和林赛说说这件事呢？她心里拿不定主意。对詹姆斯，她是说过了，但是对林赛呢？不行，这样的事怎能向十岁的孩子解释清楚呢？波林心中再次浮现出暗淡的希望，希望自己的顾虑纯属多余。也许我对这件事考虑得太多了吧，因而把女儿的心绪不好归咎于这件事了。

“眼下姑且把这件事放在一边吧，”她心里想，“往后日子长得很，慢慢解释也不迟，如果真的有谁能把她和霍华德之间的复杂关系解释清楚的话。”

## 第二章

三年前，大人开始让林赛参加整个圣诞活动，而不必再呆在床上，等待“圣诞老人的光临”。今年的圣诞节又将到来。放假后，她和甘迪到萨克斯百货公司选购了礼品，还专门给阿黛尔选购了一件礼物。圣诞树也送来了，正竖在起居室的一个角落里，等待着修剪打扮。然尔林赛一反常态，对这一切全然不感兴趣，心里只盼望着哥哥詹斯姆快点回来，以便把那天晚上听到的话告诉他。

有生以来，她第一次觉得日子过得太慢了。不安象一片阴云，笼罩着她的心灵，使她对什么事都冷冷淡淡，无精打采。甘迪感到非常不安。她想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？从那天晚上霍华德不准她理那种荒唐的“情人发”到现在已经两个星期了。这些日子里，林赛一直沉默寡言，心事重重，和过去相比简直判若两人。萨拉曾打算和波林谈谈这件事，但又不想干预儿子和儿媳教养孩子们的方式。尽管她在这个家里已经生活了十二个年头，可她还觉得自己是在做客。

“莫尔特梅死后，如果我自己买一套公寓，情况也许会更好些。”这种想法已经在她脑子里转过上百回了。“我应该在还有足够勇气单独生活时就这样做。足够勇气？究竟要

什么样的勇气呢？”萨拉想，“我从未单独生活过，即使现在这个时候，我也不敢想象。”

在家庭中她不愿做唠唠叨叨的母亲或爱管闲事的婆婆，或者倚老卖老无所不知的祖母。然而，当有的事情明显出了差错时——就象林赛的情形那样——波林和霍华德怎么能够不理不睬呢？对此她感到纳罕。

“如果有什么事让你感到不安的话，林赛，亲爱的，你可以告诉我。”

那张小脸无动于衷。“没什么事情让我感到不安的，甘迪。我只希望詹姆斯回来。”

原来如此！无论有什么事，她总是留在心里，等着和哥哥商量。这合情合理。萨拉心想，她觉得哥哥比我们更亲近嘛。不管什么困难，詹姆斯总会帮她解决，他是个好孩子，同他的父亲竟那样不相同。而霍华德却象他的父亲。莫尔特梅也曾是一个坚强、果断的人，对了，也是一个不忠诚的男人。他的儿子自然继承了这些秉性。但是不知怎么的，她总是觉得詹姆斯会跟他的父亲和祖父不同，詹姆斯更富有感情，更能体贴别人。想到这里，她感到心里好受些，至少林赛可以把心事透露给她所信任的人。

詹姆斯终于回来了，看上去比感恩节那会儿更英俊、更成熟了。但对林赛来说，很遗憾，他压根儿没有真正消除困惑的事情。相反，当她把她所听到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哥哥时，他竟大发雷霆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下流？居然当个小暗探！躲在门外偷听别人的私房话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”

她大吃一惊，觉得非常委屈。“我不是有意的。当时我

要进……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进去，而要藏在过道里？”

为什么他这样生气呢？林赛坐在他的床上，看着他打开包裹，开了衣柜的抽屉，又砰地一声把它关上。她一句话也不说，但眼睛里充满泪水。如果詹姆斯不愿同她谈话，还有谁愿同她谈话呢？

詹姆斯走过来又走过去，把衣服一件件地挂起来，一边用眼角瞟了瞟林赛。真见鬼！为什么她这么快就知道这些事了？他自己是到了十五岁才发现真情的。他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，开始时不敢相信，接着对父亲的行为深感痛恨和愤慨。从此他的心灵创伤始终没愈合，也许永远不可能愈合了……

最后，他坐到她的身边，握住她那壮实的小手。

“你听着，傻丫头，没有什么可担心的，你知道，结了婚的人们偶尔会发生争吵，别把这些事放在心上。妈妈和爸爸也许一直都存在着分歧，只是从前你没听见罢了。”他开玩笑地用手指点了点她，“而你这个淘气的姑娘就听到了一次。这叫偷听，好人是不做这种事情的。这种行为和窃听电话或拆看别人的信件没什么两样。”

这种解释没使她满意。詹姆斯想把话题从父母间的争吵转到她的失礼行为上来，可这并没有能转移她的注意力。她深信这一切都不过是一个阴谋，目的是向她隐瞒某种事情——家里人不想让她知道的事情。她怀疑她的父母会不会离婚——女同学讲过离婚的事情。有些同学的父母亲已经离了婚，现在她们有两个母亲和两个父亲。她痛恨这样的事情。

“詹姆斯，爸爸妈妈会不会离婚？”

“当然不会呀，傻瓜。这个想法真愚蠢。”他紧紧握了

握林赛的手，接着说，“老天爷呀，你这个人真多心！吃饭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他们就没有什么了吧，对不对？自那以后，你还听到过他们说气话吗？”

小林赛摇摇头。

“你和阿黛尔有时还会互相生气呢，你和我不是因为喜欢争吵而出了名吗？所以人与人之间不管关系多好，也难免会争吵、说几句气话。夫妻之间，”他抓了抓她的腋窝，“甚至兄弟姐妹之间也会争吵，但过后他们总会和好如初的。”

林赛格格地笑了，等他说完，她又严肃起来了，大大的眼睛恳求似地望着他：“你敢肯定吗，詹姆斯？爸爸和妈妈仍然相爱吗？”

这个问题詹姆斯可以老老实实在地回答，用不着转弯抹角。“当然啦，而且他们也爱我们，这你尽管放心。家里不会出什么乱子的，小猫，永远不会。我敢保证。”他把她拉起来，让她站好，然后轻轻地打了打她的屁股，“到别的地方玩去吧！你看我在火车上呆了几个小时，弄得浑身灰尘，我还得好好洗一洗呐。哦，林赛，对不起，刚才我好像生了你的气，但是你真的不该躲在门背后偷听人家讲话。你答应我以后不再这样做。”

“我再也不干了。快点，洗完就下楼来！”

“好，我一会儿就来。”

林赛走后，詹姆斯走进浴室。热水从莲蓬头上洒下来，他使劲地擦肥皂，感到过去的那股怒气重新涌上心头。他想起了自己听到父亲的丑事时的情形。起初，学校里的小伙子们风言风语，说他父亲是寻花问柳的英雄，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以为不过是一些下流话罢了。但当他明白过来时就

感到伤心了。

“我爸说你家老头真风流，在西城和一些娘儿们睡觉。”

“是呀，吉姆，听说他每天下午都到那里去。”

“哼！这事要是发生在我们家呀，我家的老太太会闹翻天的！真怪，你妈怎么不吭气？”

“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鬼话！”詹姆斯冷冷地盯了他们一眼。

“甯，得啦！谁不知道？你爸有个情妇。看在上帝的面子上，你就别装蒜了！听我妈说，他一贯背着妻子，在外面偷鸡摸狗。”

他朝着这个挖苦他的人一拳打去，后来似乎就什么都不晓得了。最后老师在更衣室里制止了一场恶斗。那天下午回家时，他的眼睛周围黑了一圈，身上带着一份要他父母答复的惩罚书。由于男子汉生来就有的自尊心，他对母亲隐瞒了真情。他告诉她黑眼圈是在篮球比赛时碰伤的。他在等待机会，好单独跟父亲谈这件事。吃完晚饭，看见父亲独自在书房工作，他便象往常一样，没有敲门就闯了进去，站在父亲面前。父亲抬起头来，显得有点惊讶。

“你要什么吗，詹姆斯？”

詹姆斯默不作声，猛地把纸条塞到父亲的鼻尖下。

“你打架了，哦？我还以为你的黑眼圈是在球场上弄的呢。”

“我跟妈是这样说的。”

父亲带着溺爱的神态笑了笑：“我明白了。当然，如果知道你打了架，她会很不安的。嗯，男子汉应当学会保卫自己。我想你是自卫吧？”

詹姆斯感到自信心开始动摇了。爸爸总是那样一本正经